

菊圃集

翰墨藏  
雜著  
跋

雜著

卷六

16  
2413  
6





菊圃先生集卷之十一目錄

哀辭

李進士時雨哀辭

姪叔尹進士松哀辭

李進士商輔哀辭

姨從兄別提趙公潤璧哀辭

李童子仁得哀辭

金孝子重鎮哀辭

梅花辭

哀慎奴金金



哀老嬖奴

病中聞族侄世岳將瘞泣書十四言以代哀辭

跋

九世祖觀察使神道碑跋

跋李壽長墨池揀金

跋李仲賓觀休家藏眉叟先生簡帖

跋朴淳甫宗儒史疑

跋蒼厓洪大而景輔燕槎錄

書忘窩李公存道壽親帖後

書慎耳老後聘正陽編後

書族姪思卿必慎四郡詩後

又書四郡詩評後

書虞集杜律註後

雜著

金馬郡文檄

辛卯

答忠賢書院鄉有司通文代作

侄子必肱冠字戒

族子世晉冠戒

李彥忠冠戒

四箴四銘并序



瘞鶴銘

無心筆銘

若榴辭

哀壅鼠

菊圃先生集卷之十一

哀辭

晉山姜櫟子淳甫著

李進士時雨哀辭

記余於庚寅冬負篋北寺時人士全集於稠人中得  
吾李君士暉君嶺外人年方三十餘容姿端緊眉眼  
明好髭鬚森然如凍善飲酒談謔余心已奇之徵其  
業明三經四氏書無閑公車功令尤精於文賦其後  
累上寺屢遇之後十二年士暉與余兄同舉進士見  
士暉容貌意氣已減於北寺時而猶不知其甚異也  
後二年余任嶺外之英山縣一日士暉自商山來時



士暉新哭子顏色頽黑鬚髮皤然如霜雪初若不可識久而握手道舊酒屢行士暉輒倚酣拂髯謔笑高語余固已悲其衰而猶喜其舊時意態猶在也後四年士暉赴明經試余訪之於類林士暉迎笑曰吾目眇顛鬢已無可為者顧積勞在是不能已也余亦笑而勉之曰就其篋拈籤試數冊沛然無所碍余益悲其人之每遇而每加衰而其業之不退能如此也今竟以布衣死得年厘五十二嗟乎其可悲也然余嘗聞之君子曰士與其不學而僥倖科第寧讀書一生而窮此固就在我者而為言初非苟為大語以驚俗

而反世者也今士暉讀書終始四十年於所謂在我者殆庶幾乎則宜其無甚憾憾於得喪在歿之際而顧余前後二十二年之間閱士暉之盛而衰而窮而死人世之不足把玩有如是者嗟乎其可悲也係以

辭

詞在詩集  
凡三章

姒叔尹進士

哀辭

歲庚戌十月故進士尹公之喪自寧越舟下而西將葬於水原先塋住舟西陵之浦九日甲辰姒姪晉山姜櫟謹述哀辭一篇就舟次奠以尊杯讀以告訣其辭曰



越之山草樹蒙翳虎豹獠魑之維居越之水厲石齒  
鰐蝮蛇虺蜴之多於魚越之人貉處夷言輕怒褊嗇  
儻儻而密畬公為客寄終死其間無所於葬以匱西  
還方舟劣載溜峽而下婦老嗣絕喪誰主者一奴牽  
竿有弟隨之子子竿旒泛泛其來七日西陵魂方夷  
猶苟神理之仁愛慙有睠于舊丘續骨肉與故好公  
一見而豫遊念公性之靜貞泊自嬉而依道具姿儀  
之愷愷亦雅言而雅笑尚天倫而朋諧抱晏懷以孤  
照宛聲容其如在曾漠漠以冥眚泐莫聞而莫覩愴  
余懷之悄悄嗚乎早業公車覃思以詣蔚有其具屢

售而滯公笑以嘻歛而自閑晚而彌介愍世之陋全  
家入越若勇赴闕混於峒萌斫山以釋藹窮遐之無  
侶挈喜憂以自副既士習而廬居公胡為乎不留豈  
荒羈之可厭抑大期之難逗捐圖書而莫托嘆寡婦  
之孤疚嗚乎公之懿配小子姑母是以承顧實自乳  
負小子已老在公謂何公死非夫後死之嗟惠許不  
酬生死戾違臨江一哭中心之悲

李進士商輔哀辭

余聞之先輩 穆陵時都憲翫易李公正色在朝嚴  
賢邪謹是非言論風采蔚然為一世之名大夫云公



有孫曰商輔君君聘于我從祖叔父之門弱冠義容  
儀朗眉豐輔白而長身性溫雅慈詳舉止端常一見  
可知其為名家後秀文詞瞻敏早成楷法亦精庠序  
之游輒屈其曹偶比發解而中材進士無治明經業  
凜凜有聲人士間以君之材之義庶幾乎其振衰起  
替以世都憲之家者而既而二三十年之間時邁而  
往志屈事抑白首太學低回於朝壑夕鹽之間而卒  
于無所成歸而視其田園則歲蕪汙廢不可以為力  
君之志氣於是乎倦於斯世矣嗟夫士果能自為期  
耶惟其有命焉耳今年春赴試澤宮在京旅得寒疾

不汗十日而死既歛反匱于高陽之里嗚乎君其已  
矣君少時多在甥館余後君十年其少則從而叩問  
資益長又時與之同研槧知君久而閱君之盛衰者  
莫如余每見君貌退意弛忽忽而不樂則余心亦為  
之悵然而悲也況今其已死哉況今其已死哉係以  
辭曰

彼醜而媿者抗歸而蜚君嫫而頓彼竊而當者眩賈  
而趨君豐而阨高陽之墟白石之垠白石之垠高陽  
之原紮土四尺為君之墳奈何乎君

姨從兄別提趙公潤璧哀辭



夏人尚忠忠之為字從中從心出於中心之義也至殷而質則近矣而已離矣至周而文則去忠遠矣周與夏同列為三代而其降如是况後世哉况文弊而偽哉無怪乎其歸貌隆辭虛矜矜矯翦翦為無實之觀哉雖然是不過舉多而言耳顧上世豈人人忠哉後世豈人人不忠哉亦在其人已以余睹我姨兄趙公允信公愿厚謹慤有中心之德誠長者平生無矜歸之容矯機之行夸浮之辭天性然也昔者公郊居入京輒歸我家如家宿留屢時姨母我母氏故也櫟時方小七歲八歲公愛之手書勤謹和緩四字於小

板刻而賜之時櫟駭蒙徒知賜之之為愛而不知所以賜之為愛之意及稍長而思之噫其戒之矣櫟自兒時性褊介怕惡且習於慢逸公愛而憂之推其有而與之欲其矯變而就厚性其意豈不誠忠乎而櫟迷甚不知變迺戾僻踣至于白首永負我賢兄殷懃賜教之意斯可媿也公享年七十四歲居家處世之日久亦嘗為祿仕其行固多可紀苟一言而狀之則忠而已嗟乎櫟生晚猶得及見公何必夏人之世哉公之葬孝子請挽言余豈眾人哉遂書平日所覲于公者以附古誄之遺係以辭曰



觀於世人以貌我以心人上外我守中人則工步便  
言而僂僂而我則小心而謙謙朴而不華嘿而若愚  
彼厭公而不知為可貴者彼誠薄夫哉維西有山迴  
瀾之側方舟下匱穀日其嘯鳴乎吾今不可以復見  
古人之德

李童子仁得哀辭

梧里李相公家自相公之大人咸川君以下六世世  
登大壽前後合年為四百八十甲子景德胡耆之徵  
然也故世之言壽族者必舉相公家七世而吾友來  
初始以四十八死余嘗惜其人而悲其年之不承也

今見來初所記其從父弟仁得之遺行則其年不及  
於來初又三十有一年嗟乎又何其短也其記曰君  
眉眼明秀肌膚如玉雪方能言試授千字文八字一  
聞成誦七歲授唐人絕句累百首曾氏史七冊後治  
少微通鑑厯閱朔訖葉巨細無遺叩輒信口對其他  
書凡一經見聞靡不記羣居曹偶皆服其死之年父  
講毒癘病甚晝夜不離側不脫衣服積二十餘日如  
一日寢食皆失時卒以此得死疾性朗爽喜義遇族  
人之窮者輒說衣與之雖其文房之所玩惜者在當  
施傾倒無難此來初之記也嗟乎具此衆義生於賢



相之家壽者之世宜若可以老其材而遠其器以續  
聞似宗者而卒暴絕其命易戾其所期至於此極此  
何理也余嘗於來初之死固以此而疑之反覆忤邁  
終不知所歸咎而徒為來初而悲之者今於君亦爾  
也然來初既顯於位有男女子年又至中身有可以  
慰死生之悲者而君則冠不及室齒不及二十生人  
之道蓋皆不及成而止吁其尤可哀也來初既有記  
非濫言於兄弟者也吾族兄玄玄子又因記而為傳  
吾兄閉門讀古文五十年君子之隱者其言又可信  
嗚呼君可以不朽矣辭曰

積世之德積世之壽維後維似害不其舊嗟乎來初  
之猶為歿又其下之謂何既余心之懣結重為女而  
戚嗟丰姿兮哲哲慧德兮嬋娟天既錫女以衆義獨  
何愛乎其年彼幻忽而漚蘩及滅沒而何有惟生者  
處情而為生兮慙筑筑兮其父母謂父母兮逝勿悲  
孺子死兮不朽其兄之記吾兄之傳君子之言百世  
而存

金孝子重鎮哀辭

金君重鎮市巷人十三喪其母毀而死人以其童幼  
也且市巷故尤歎異之君生有至行愛父母異凡兒



自七八歲已能在視其飲食起居及母死不食哭如成人事必遵禮至葬告父曰兒生未嘗離母今不忍委而歸願居墓三年不許則君貌若為父而抑之者而中自隱痛枕席淚常濕勸之肉不從惟居墓之為請至曰居墓有制限侍大人之日則長且引劉希慶叟為言劉亦十三歲廬墓者也父憫而許之即結茆墓側日三哭如是半歲果病發而死余見高時彥所為傳曰君八歲讀小學甚勤自灑掃之微以至事親事長必體而行之善乎先王之設教也公卿大夫士庶人之子弟無不學而其始必養之於小學小學事

親之本也民故疊疊興孝自世衰以來此教都廢風俗行誼之不及於古人固也今君生於衰世之末處於粥人之間非有父兄師友之益而能以孩小之年盡於孝如此豈特天姿過人哉其得之於小學者可知矣惜乎使不死而進而大之其成就又何可量而卒離慙天閼墮以壹行名斯可悲也然人之道無過於孝又可以加乎哉君且死泣而語父曰兒不孝無狀今死矣願母葬在淺土亟遷之吉地母使兒含恨地下言訖迺死嗟乎君子觀人於死生之際為其易於亂也今一縷奄奄特未及死耳而其言出於至性



丁寧懇惻不亂如常日此則又非小學童子所可能者吁其可敬也已言者曰君有父在宜不可死此非知君者之言也夫孝子之喪其親也盡其道而已非必於死者不幸而至於死亦豈孝子之心哉君之喪以年則為周人聖周之殤而聖人之為禮也惟視人之行不視人之年魯人之勿殤童汪錡者此也不知君之死果亦勿殤如汪錡否乎見今之世無以禮訓人者噫其殤之矣係以辭曰

霜露兮荒山悲風夕兮孝子思惻惻兮孤墳哀哀兮血淚違山兮不見孝子之音猶尚在耳阿母在時上

高堂兮嬉以戲委蛇兮膝下寒母衣兮飢母食劬勞兮罔極兒非母兮何恃阿母去兮下黃泉兒號旻天兒迺死兒迺死兮其父悴豈其父之不懷苟不幸而罹此維其自盡於所在兮必於死則匪志念先王之御世兮民興孝而亶亶比屋兮順子皇錫典兮章懿何後之人兮日慢而圯也曷其有古今兮蓋不勉德而自遂也吁嗟孝子兮人道至成人之行兮問其年則童子謂余不信視此遺衣遺衣兮速皆尚不余信視此遺真遺真兮髡彼東家有兒兮年與同上堂罵父母下堂詈兄姊西家有兒兮長與齊東市買胡餅



西街競青李彼惟童幼之常兮維孝子之為異吁嗟  
兮孝子

梅花辭

梅花悲李季行也余與數三子結梅花社於西泉季  
行即主人公之季子每會壺觴暇豫翰墨芬芳各有  
倡酬以陶情性季行希韓隨長者後輒有和詩其詩  
清深多警語其人又過於其詩淳沉澹厚無褻俗氣  
余甚重愛之季行亦謬好余將相仗而為晚道賞心  
噫今其死矣吾兒以童巾隨父與會時或係名於梅  
花詩中者亦以去歲死以兒故益悲季行以余故又

益悲季行之大人公嗟乎社中人多窮而社以梅花  
名其名甚清以窮者居清名宜其為命物者之忌如  
此也聞季行將以今十七葬余不可以無語時方秋  
半顧梅花漠然而余之知季行之深以梅花社故辭  
必以梅花名亦吾季行之風流顏氣有契於梅花也  
辭曰

窈窕兮西泉耿獨留兮梅花綢繆兮韞芬嬋媛兮瑤  
華明月兮樓欄清焱兮泛柯君所好兮在茲逝不顧  
兮將奈何幽幽兮西社夢夢兮嘉客芳茵兮玉壺雲  
牋兮華墨流風兮若蘭昭珮交兮日夕君所眷兮亦



在茲君不留兮將焉適遵幽涂而永徂復杳杳而如  
遺莽庭宇之增陰暖帷牀之留輝山蒼蒼而景薄林  
翳翳而蟬稀瞻芳塵兮莫及慨余懷之幽悲豈鬼伯  
之相迫雖欲留而不延將雅性之過潔孰禁溷而從  
仙瓊樓兮紫宮靚穆穆兮雲天綺樹兮瑤玉孔鸞舞  
兮娟娟苟於焉其遊戲兮又何必乎西泉求其然而  
莫詰仰蒼昊余滯滯之漣漣

哀慎奴金金

金金金姓而名金名固以方言行而從字則為金即  
吾隣慎殿中家奴也奴愚而忠以余與殿中通家而

密邇也奴徃徃以其主之命而服勞於余亦忠余視  
如奴今歲七月溺死於金陵之小浦可哀也其主收  
其屍藁葬及九月買棺而瘞念其忠也余聞而悲之  
為辭而誄辭曰

浦之水在于中野其色幽幽方其來如馬歲澍瀾岸  
方汨女屍隨潮下上方魂何之漠悠揚方依舊主舊  
主傷方念女故收其屍方具棺而歛瘞于龍方完且  
固藏永古方女何憾

哀老嬖奴

嗟汝嬖殆吾家之奴而老者也自吾曾王父世畜于



家而給廝役不急不幸中年足不良而兀齒且豁已  
不事乎僇隸執役之列而平生無牝雛之眷自在廂  
廊間以老吾以為其舊也遇之不與他廝等時給酒  
食與之問達昔家中事輒流涕感激對之纖悉為人  
善作優覲謔笑狀時令人絕倒且有手能善織屨工  
塲壁以取直衣食事賴而無甚賈此豈非能謀其身  
者耶壬辰夏來食于王父錦西任所是年八月十三  
日不甚病忽死吁其可哀也已豢狗畜馬之埋尚費  
帷蓋況汝老嫠之舊於家者乎茲質薄木粗布瘞汝  
于錦江之西而終將收汝屍永葬於連山墓山之足

客土孤魂庶無憾歟灑酒一哭我心傷盡

病中聞族侄世岳將瘞泣書十四言以代哀辭  
秋雲冥秋雨悲二水澹澹其父之思

跋

九世祖觀察使神道碑跋

我九世祖觀察公神道碑成於成化二十三年丁未  
上護軍知製教李琬誠撰承文校理朴文孝書篆  
歲久泐折墓道廢觀諸宗人用是為懼合謀具石改  
書舊碑文以立之實成化丁未後二百四十三年己  
酉也嗚乎舊碑所紀長男訶即我八世祖後為大司



諫以直言及燕山甲子禍子別坐永叔及茂叔與叔  
並禍次諱文科郡守亦收司編北死諱弘文校理訢  
進士以佔俾齋門人俱坐戊午案大諫公之壻正字  
許磐亦與焉諱郡守誠進士別坐公四子許叅奉澤  
進士溫舍人濬進士許取溫第二子士安為后文科  
正郎澤子士翰士翼溫子士尚右議政謚貞靖士弼  
副提學士孚進士濬無后士安取士尚第二子紳為  
后判中樞府事晉興君士尚子緒承旨絀儒選左尹  
晉昌君統郡守士弼子紱承旨絀主簿士翰子縝緯  
士翼子縝績績繼士孚后茂叔無后與叔繼諱后子

溧縣監諱謙訢之后或微或絕誠之子尚校理尚子  
自愿僉正自愿子進殷判事其後亦遂微惟我貞靖  
公兄弟子孫從今昌衍殆不可勝記嗚乎我先祖劬  
德之報始雖不幸而關於亂朝而終必延錫我後人  
彌遠而彌信者如是夫舊碑厓載大諫公兄弟及別  
坐公名其下皆今所追錄云

跋李壽長墨池揀金

此貞谷李壽長仁叟所為編墨池揀金者也 國朝  
累百年無筆訣乃今得此於閭巷嗟乎斯可以備一  
世文獻論書學諸說得於古人者固多而往往立已



意上下一語二語無不精切可喜是豈不造堂嚮歲  
者可能也其叙列張鍾以下古今筆家亦自謹備有  
序古有筆家良史仁叟可庶幾焉或以附錄有濫為  
仁叟病似矣而仁叟豈失於此者必其意以為與世  
俗一切鄙今之論寧處以史家詳近之例爾又何不  
可也況余慙慙於是書者尤在於我東文墨故事者  
耶余不知叟知叟之子聞叟自少嗜書如淫今白首  
無他事惟日疊疊墨乘異蹟云嗟乎以此觀叟以此  
觀閭巷以此觀聖世人文可矣辛丑小暑節獨樂  
窩主人書

跋李仲賓

觀休家藏眉叟先生簡帖

嚮在我肅廟初服正邦禮收召耆碩眉叟許先生  
守古道家居八十年實膺首命起布衣為相上  
之所眷禮先生之所際遇精神氣意灌注融翕殆可  
謂千載一時而于時執政無學夸言喜事者附之舉  
措多戾亂先生上劄痛言不私輒謝病歸卧漣上泊  
然如布衣時古人之道也嗟乎濁流橫潰正議將息  
微先生一言世道何賴焉至今士大夫尊慕如神明  
山嶽雖在絕倘異議猶知所敬服不敢或慢者以先  
生之行古道也夫古道濶遠無新奇不宜於今時俗



之所駭眩甚或惠媚詬賊之不置而惟其直大光明  
無一豪私鑿也故彼卒無以勝之不惟不能勝久則  
知所以敬之其可誣哉余嘗記亡友李來初之言矣  
來初尚古而甚慕先生凡先生一言一札之在世者  
無不貴惜如性命而其慕之尤在於論執政一劄卓  
然為古道無私常與我反復相語款款累息而不能  
已蓋其積閱世變心有所感觸故其言如此今來初  
已死世變益無窮後死者之予予感寓撫古道而慕  
先生又當何如也一日從驪興李仲賓得先生手筆  
二帖帖首盡先生小像其下列傳書疏簡牘小大無

不收其像茂眉蒼鬚氣高而神遠如古之山澤癯仙  
其簡牘筆畫勁詭神變如古科斗岫嶺之遺其辭理  
簡奧如古之尊敦鼎孟盤几之銘不獨其道古也然  
道古故無不古也今仲賓收拾於散逸之後補綴於  
斷爛之餘隻字不遺貴如拱璧又必揭真於帖上朝  
夕常目其意之誠且勤如此仲賓其亦慕先生者哉  
慕先生為慕古道誠慕之於所謂執政劄其意亦果  
如來初否果也劄必有手書草本而是帖不載豈仲  
賓求之而不得歟抑可得而別於簡牘故遺之也噫  
劄與牘亦類也仲賓其卒圖之



跋朴淳甫宗儒史疑

學者要會疑蓋有疑而後有進也然當疑於疑失則惑矣吾老友淳甫氏作史疑自古止皇明數百事要之多當於疑者嗟乎淳甫氏其進矣乎由是而進益進而益疑則吾知其疑之益當而其進之益大矣或曰淳甫老矣進之不已晚乎余荅曰衛武公九十作抑

跋蒼厓洪大而景輔燕槎錄

人聲之精者為詩故詩道貴精然所不可以易言也質生文文生精精生真真生朴朴復反質終始相回

而質文真朴莫不歸成於精蓋天人之工至此而極備焉彼急微婉厲廣賁徐裕順比和動之音無不統在其中精之為道誠大矣而近世俗陋甚見識錮卑妄意淺小之近於精也體局而不至太累於支碍則謂之精格拙而不至過犯於板笨則謂之精以此與人者已不無輕之之意而以此受之於人者不耐無歉焉甚矣世俗之小見矣清廟之瑟朱絃而踈越大饗之禮玄酒而俎腥魚至精至大之道也今不求精於遺音遺味之外而拘拘於清濁酸醎之間則誠不失之小哉吾友蒼厓洪大而性甚精為詩如之其詩



屬事比辭約切可喜固已無累於淺小局拙之為精者而引繩於大處或不能無恨及其使燕而歸也得其紀行諸作而讀之關海原隰之所爰履環詭巨麗之所歷覽恢廣感厲駸駸乎其大庶其無歉焉者矣然特視前而大耳於天人極備之工猶恐其未也願大而之勿替於其所已得而引之於其所未至由是而益大之則質文真朴莫不歸成而踈越玄酒廓然於味音之外耳其為精也不亦大矣乎噫豈獨詩道然哉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大者由吾一心而已其心固方寸之微耳而惟其精一也故有

以極天下之知窮天下之理原性順命廣大無垠不為俗陋不為世局凡天下之常變吉凶利害禍福曾不足以累我此君子所以精義入神也大而固性精者亦宜因是而推廣之無徒區區於詩學之末而已也

書忘窩李公壽親帖後

往在丁未忘窩李公壽其本生大夫人于矜陽第公自為文序其事仍次朱文公壽母詩三章乞和於與宴諸君子得詩凡十一人吾叔父蘭溪公亦與焉公作為一貼示櫟而命之曰君嘗述吾家世緣事矣此



又不可無君一語繼以公之胤子來初君又以是勗之樣敬諾而屬思未及成而其年大夫人下世前年來初又死俛仰之間此事便已今見此帖人事之感無窮樣於此又有所痛焉公之家自咸泉以下四世五世大耋以至于公而其間夫人之以壽聞者亦化有之景福胡耆之世然也故前後二百年之間無中身而死者無父母在而死者今不幸而來初始以是死嗚呼斯可悲也公之所為序與詩來初書之其時承命而書者也見其墨跡宛然如昨日重為之愴然傷心

書慎耳老後聃正陽編後

士之抱負而不能有為於世者中心蘊積無所於發之則往往感厲游戲托玄廓而示之意蓋寓之也寓之而重則為屈原之遠遊輕則為晦翁之步虛懷仙而若晦翁之見意於參同者則又不可謂不重人之見之者不深求其所寓之意而惟幽怪之是問則失之遠矣慎生耳老讀古書二十年力學篤行前年入金剛徧遊內外山歸述正陽集上下累萬言大抵多神僊荒詭之語人以出於耳老也故尤怪之耳老之學尊堯舜孔孟身不服非聖之道口不言不經之辭



而今其語乃爾人之怪之也則宜然以余觀之此殆耳老之寓之也噫彼屈原則擯斥而不遇耳晦翁不幸而生於南渡之後卒不得行其道此其感憤橫邁之氣不得不托之於度世鴻濛之際而若耳老則生於昇平之世守分求志優游而自娛顧亦何感而有所寓也抑其所負者大所期者遠塵白握促無可以會其意而適其情則寧欲其遐寄冲虛陵軼而不之反耶觀耳老以正陽名其編蓋取於參同契辟陰邪立正陽之旨則耳老之意豈不以彼伯陽輩之所資而為修鍊者專在於辟陰立陽而不止曰陰而必曰

陰邪不止曰陽而必曰正陽其旨有暗契於吾道者則我之取以為的於問學之功又豈不親切矣乎而晦翁之所見意於參同者無亦以此否乎則耳老之所以寓之者可知也已且余於蓬萊正名之役尤有感於耳老者嗟乎世衰以來陰盛陽微夷狄亂華典章數物陸沉已百年斯文陽九彼行偽而言辨者流毒于世其害至于今甚於洪水猛獸人文戾亂名實易貿此耳老之所嘗惋鬱於中者而顧其力不能有以去之而其意無所於發之則卷而即之於名山凡其峯巒川洞之以佛為號者輒皆革之而為仙辨之



為客主屬真必刮掃蕩滌而後已耳老之於仙佛非偏有厚薄也亦豈以仙為賢於佛哉特出其中之鬱而不得發者而托之於此以寓其辟陰立陽之道而聊自愉快焉耳觀者苟拘拘於仙佛之間而指議其所去就則豈不失耳老哉或曰晦翁之時中原之為夷虜久矣江西之學汎濫一世至如呂伯恭諸人亦不免拖泥帶水則其為害亦深矣晦翁於此亦豈無鬱而不得發者而如羅漢峯大藏菴之遊曾無所易定其名今耳老之為無其近於大劇者耶余曰晦翁特不發之於正名而若毛女洞之辨其為狐魅所假

則亦含此意思在顧何必苛論也且耳老方進者也其學力弘蓄未至於晦翁地位則所發亦安保其一包渾無跡也此則耳老之所宜加勉者也耳老以其所為編者示余求一言遂書此而還之又書古詩三章於後

書族侄思卿必慎四郡詩後

有深於山水之觀者曰我東之勝海山則高城溪山則永平江山則丹陽為勝其言有閱歷世之喜論者無以易之雖然此特舉其全而言之耳由高城以往旁近諸郡皆海山也由永平丹陽以往亦猶是也今



苟惟人之徇止守此一區而其餘之略焉則豈不局  
哉記余於癸卯夏與吾友李來初同有嶺外行路過  
丹陽輒捨馬借舟泛游王筍之下時少雨初收雲日  
方午山水景益明巖巒島嶼之間隱隱有仙氣映人  
誠絕境也顧行事甚迫不得徧及於旁近諸郡而於  
丹陽之所謂全者若二島三巖之勝亦不能盡焉此  
余所以至今為恨者也去年秋思卿以王事出湖  
左及歸錄示四郡詩一通丹陽即其一而旁近諸郡  
亦在詩蓋徧紀諸郡而以丹陽為尤勝故錄中多丹  
陽詩凡余之未及徧而為恨者與思卿之歷指而以

為多者即詩而皆在眼前無不為吾之所經歷余於  
是盡思卿之有而有之況余於前日得與吾來初同  
游中流並觴傲視軒輊歌嘯迭作賞心千古方其興  
劇而氣酣也二人者相與忘外形骸枕藉江山而不  
知西日之將暮也此則余所獨有而思卿之所無者  
余既盡有思卿之有而兼有所無者則余可以無  
恨而思卿反有恨焉嗟乎今來初死矣使在而聞余  
此言者必掀髯大噓別有奇論可聽而今不可得之  
此則余與思卿俱有恨於斯世者也遂書之詩後以  
歸之



又書四郡詩評後

余於思卿四郡詩既以數語書其後又忘僭而批論  
其一二蓋思卿於詩天分甚高風華逸宕往往出語  
驚人而四郡諸作尤清警可喜五聯之峽日無多照  
冰泉有暗聞思致深奧頗得老杜遺法林霽有時歇  
水天終夜明興寄空澹深帶古意駸駸乎陶謝家本  
色當行七聯之古檣冲霄方偃蹇羣山向夕遂從容  
長林礙日村村夕衆壑分秋樹樹寒水戶有田多白  
鷺火山收稷半丹楓等語雖不免拖帶宋調而冠裳  
齊整音節適亮求之古人合作不易多得而起聯之

丹丘洞府結語之降仙臺下字字是唐人聲口雖置  
之夢得義山之間吾知其不為濫也思卿其深於詩  
道者乎然詩道亦古學之餘當盡在我而已不可徇  
之於人昌黎之言曰人見而笑之則喜其言或傷於  
太夸而要之非為徇於人者故卒以成文章彼徒就  
人眼口借毀譽而為寵辱者顧亦何所益哉竊觀思  
卿自題其詩後之語則其意類不能斷捨於世俗之  
所謂名者一向如此恐終為徇人之歸而有累於詩  
學之道思卿其亦反顧矣乎若曰盡在我如何則亦  
有說焉思卿詩神華有餘而筋脉不足奇逸之氣太



勝而沉雅之思少遜故句語每多警絕而通篇或不能無恨此則思卿當自知之就此而極力剗補益盡其所未盡者在思卿而已是豈在人乎哉

書虞集杜律註後

嘗見老學庵筆記曰今人解杜詩但尋出處不知少陵之意初不如是且如岳陽樓詩昔聞洞庭水一篇豈可以出處求哉縱使字字尋得出處去少陵之意益遠矣此言可謂切中虞伯生之病世或言虞註便覽而以余見之亡論尋得出處來多錯即其用已意註解處牽強穿鑿瑣屑支離愈釋而愈晦愈詳而愈

亂徒見其勞且妄矣而後生晚輩不甚究察但喜其逐句分析無所遺闕而謂為詳要酷信篤守則其為詩學之害豈少哉且不特伯生然也詩家自古無善註蓋詩人一時會境之語寓感之詞類難以跡求而形模雖使作之者解之恐或不能無憾况從後妄道裁余故曰詩不必有註有亦不必看者詩者但先去吾輩血氣芬華想從淨靜暇豫地坐卧自在看方其看時心眼并到但勿縛住不止玩其辭必尋其言外不止尋其言外必以吾身設為作者以求見其屬思時光景然後合首尾楚音詠味徐取前人批評參已



意究其得失則闇然之間日有所進將庶幾於古人  
之聞奧矣又何用區區村秀才難難註脚為也在無  
隱齋中偶閱虞註謾書之如此

雜著

金馬郡文檄辛卯

蓋聞為政之要作士是先若無培養之方振作者寡  
矣不有激勸之舉聳動者歟焉故蜀木雖材而不斷  
則楠楚鐵雖利而不礪則鈍肆昔陳襄在郡溢豐庠  
之絃歌范宣居官致道路之諷誦乃者分銅虎於北  
闕傍金馬於南州已喜萍水之逢且幸芳隣之接顧

蔑儒化愧翁仲於成都用敷文治仰子玉於湖府日  
者公衙之掣索時則諸生之曳裾有光斯文已獲盈  
庭之羨不腆敝邑亦將聞風而興茲欲同二郡之青  
衿會一處而白戰將見蔚風雲之奇思筆陣交開動  
鼓角之新聲詩壘雙峙聞能較藝寧無對局之才賭  
伯爭雄是有建幟之手然則得雋者必將增氣而思  
加勉之道見屈者亦應憤發而懷自振之方教育英  
才自是三樂中居一修興學校矧惟七事上最先是  
庸恭馳尺書仰煩下吏早須相報母曰姑徐

答忠賢書院鄉有司通文代作



謹惟忠賢書院是三先生妥靈之地也 朝家錫扁  
號而徽飾多士奉俎豆而崇仰聳觀瞻而貢風教者  
且今百年肆我先輩諸長老莫不一心於斯殫誠致  
虔左右周旋尊奉之道式至今恒如一日而惟是廟  
宇齋堂年久頽荒孔翼之貌斯缺歲修之所將廢則  
斯文之久闕多士之歎嘆為如何哉幸賴諸君子居  
在絃誦之鄉克懋尊衛之誠而密邇瞻言驚惕倍他  
倡起黨序諭我同志一通再通辭懇意摯必欲使先  
賢芬苾之所與飾如故者甚盛甚盛顧在同聲之義  
當即跼蹐承膺以相斯役而第我雒中儕友散落殆

盡合并未易旣不能一番齊會以講修葺之謨又未  
克趁時回覆用答勤篤之意或者諸君子諒其委折  
有所恕察而使儒宮至大至重之事終不免因吾儕  
而遷就則甚非所以尊賢重道之意也用是惕然憂  
懼不遑啓處謹與若而士友合席商議定出京有司  
且稟院長座下別屬縉紳主管以為勾幹凡事之地  
伏願諸君子領悉此意益加勉勵同心合力期於有  
終千萬幸甚

侄子必肱冠字戒

汝以必肱名余之所嘗命也昔在東漢有處士姜肱



者性孝友與諸弟同被而寢兄弟夜行遇盜乞盜殺已而免弟盜義而兩釋之陳蕃薦之朝以安車徵不至詔圖形以來肱托眩疾韜面工竟不得圖肱蓋孝友君子而隱世者也其行在史至今千百年人嘆誦不衰余故名汝而望其如之嗟乎古人之賢豈惟肱哉而必以是命汝者因姓而求也亦肱之孝友誠可慕而有也汝年今十六以九月朔日乙酉冠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將以責成人也禮必筮賓三加而顧家宴儀詘不能備服斯可謂闕於禮矣然禮有質有文三加文也責之以成人質

也苟不可全文可去也善乎士冠之祝曰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棄舍祛之也幼志童幼之心也順循也成德成人之道孝友之德也今汝能冠亦當棄祛其童幼之心以順成其孝友之德而其所以祛之又當先於最為病根者噫汝志不安定常有浮濫之病以為父兄宗黨憂非孝友之道其自今敬守爾志以靜以一母踰于常軌戒之哉汝行未溫遜常有粗厲之病以為父兄宗黨憂非孝友之道其自今敬脩爾行克順而謹毋墮爾本善之性戒之哉汝材可以及中人而嚴學甚嚴學則荒荒則悖悖則常德之敗其自今



易心俛學惟日而淑母得罪於父兄宗黨以幾其成人孝友之德戒之哉冠而字亦成人之禮也余旣名汝而望汝必在於肱肱之行其尤著者友今故字汝曰景友謂景慕肱在其友故也雖然友由孝而推之者也肱之所為友本之於其孝者也今使汝景其友乃所以景其孝必使汝景其孝友者欲使汝體之於身而行之於家以循其所謂成人之德者也若肱之出處大節誠亦有卓然可慕者而此則惟其時已惟其在汝已然必先祛汝童幼之病而後肱可望也亦勉之哉

族子世晉冠戒

天之覆民久矣民至老死日仰首睹天而漠然若不相聞不知在我之性為天之所命也今夫人有不知其姓之所自得者乎不知則不名為人焉其實性與姓何縣哉自人之所受天者而言之為性自人之所承於其祖者而言之為姓皆人之本也皆人之所為生也曷有輕重哉直所從見之異原有省不省耳維我姜氏得姓厥遠矣以家籍所記自我太師中書令正節公始居晉州之大鳳山下然前二世而我正順公旣封食晉陽則姜氏之本於晉陽厥亦千有餘歲



世世循性行德壽惠其後人後人承光婁公婁卿至  
于今萬子孫源遠而流長信矣然自晉陽而分散或  
在都或在湖或在嶺外之諸疆蓋落落矣而晉陽之  
賈無所易小大同之誠知其所自得哉吾家慕軒君  
命其子之名曰世晉其意誠欲其子之即其名而求  
知其得姓之原而承世之仁人之為心也昔魯人反  
葬於周五世君子善之為不忘其所由生也今其義  
何異也嗟乎由吾身而上之累世而往也由一日而  
兩之千歲而曠也由吾所居而度之異區而騫絕也  
而必吟慕而念其所生之本則原於性也銘名而欲

不忘焉則篤於心也知是心之根性而是性之根於  
天然後能知吾身之有姓而吾姓之有所本矣我不  
知世晉能知是性我能知是性之為天之所命乎哉  
不知性不知天不知本不知本不知其所自  
生彼亦奚異於曰仰首睹天而漠然不相干哉或曰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  
道聖人不輕告人今以語始名之小子不乃重乎余  
曰賜所言者聖人之極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  
余之告世晉百姓之所日用也孟子之言性善是也  
然絲性善而至于變化正命亦在所進而已遂書之



曰其冠而戒之命其字曰復初曰名而廣其反始復古之義也亦人類不能全其初性當有以復之也勉之哉

李彥忠冠戒

爾兄之冠字而及汝爾因隨兄受余戒語非我能言爾先子有教今汝亦冠前戒以告前戒維何文忠之貞壹于國家惟天下之誠爾宜似之母辱爾生亦爾之思先子攸懿中介而和非義弗履亦其道貞宜爾後人之承之

四箴四銘并序

昔韓昌黎生三十有八年作五箴以自訟其序曰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先輩念老求業之意可謂切矣余之齒不及於昌黎則三年而其道德之負聰明之不及則視之當又萬萬也俯仰愧懼係以感慨遂奮筆而為四箴四銘列書小屏以自警其亦昌黎五箴之餘義云

爾形雖藐匪瞶匪瞽毋自輕以受人之侮

右顧身箴

人於日用患未盡分苟爾之誠毋悔毋吝

右應物箴



思而雖得言之有時匪時則妄矧女弗思

右春言箴

彼焚焚者胡為其然者爾屏則全否則顛

右靖處箴

獨母肆偈厥次母曰無覲無愧于爾屋漏

右居室銘

正女冠帶齊女佩端女躬莊女容一女中

右衣冠銘

維圖維書賢聖煌煌今者弗求逝者其荒

右圖書銘

筆之壽以日計研之壽以世計由鈍由銳

右筆研銘

瘞鶴銘

來初在南川得鶴甚愛之其歸載而歸載者失謹其一在道而死來初心悲走書於其友蕙圃姜櫟曰鶴不幸死將瘞之西山之麓銘吾兄圖之余嘗過南川見其雪衣丹頂始舞矚矚然今聞其死尤可念也既荅書吊之且銘而志其瘞云

鶴之降鳴死西叟之戚鶴之藏去西山之側其坎周而其高尺以為鶴之宅奈何乎鶴



無心筆銘

唐子西曰硯之壽以世墨之壽以月筆之壽以日筆之計壽最夭於氣類者何也蓋製筆之法有柱有被皆用毛為之而使被包柱若含胎焉方言稱之為心者柱是也製畢用膠合固而柱尖必吐在被上森森然凡書字專靠於柱而所謂森森者少耗則不日而為退筆子西之言誠是也余近得小管數枝其樣厯如棗心即筆之有柱而無被者而俗謂之無心筆用之幾一年而不耗余誇之於二從兄子雲子雲曰凡筆之夭者以有心此筆無心故特壽宜取而為鑑於

人也其言視子西銳鈍動靜之辨尤省力而有味可喜余亦困於心者凡於一切毀譽是非榮名事利之塗終有所不能歇舍焉則尤有感於子雲之言也然眩於名則蔽泥於跡則偏今夫筆之有心以其有柱也則彼柱而無被者全體皆心也謂之無心可乎彼謂之無心者失於名也不察於其名而從而然之者蔽於名也且夫有形而生者皆有心人與物同衆人與聖人同物則已矣彼衆人者為物所蔽不得全其心聖人則全之而已始非無心也今若執其跡而罪其名則其弊也將流於佛氏之面壁蒙莊之枯木死



灰無乃偏乎夫筆之有大壽之異者以有被也非以有心也其有被者被夾膠束心使心硬住不自轉運故其為用甚勞而見耗速無被者則圓活自在惟心所運不為物制故為用不勞而見耗遲然則病筆者被也豈心之罪哉人之取戒於此者當戒之在被無使一物累吾心而已就心而求則彌求而彌失之矣余故欲改筆名曰無被欲改子雲之言曰無被則久全有被則易耗如是而後始無失於名跡之間而其言尤得之矣雖然凡物之包在物內者通謂之心自被之包柱者而言則謂之有心可也自柱之無被者

而言則柱而已更無所包雖謂之無心亦無不可也但解其壽夫久速者當就被而論不當拘拘於有心無心之別也既以是復子雲兄遂為之銘曰

毫毛茂茂

叶房月反

有被者制同無被者活制則竭活則

徹戒之哉

### 若榴辭

廣雅曰若榴石榴也昔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於塗林以歸其種遂徧天下余庭畜五石榴以性不能寒霜後將窖藏有感而為之辭曰

嘉樹兮奇生綠葉疑兮朱榮受命兮荒國幸委身兮



華庭懷芳實而竊歸兮思奉媚兮君子高堂兮玉盤  
彌年歲以幽冀朱明奄兮白露下素煥厲兮汎夕芬  
菲忽其晼晚兮慨文章之渝色亮女有之芳好兮胡  
爾姿之易傾維君子之所須兮貴抗靈而永貞翠竹  
兮琅玕青松下兮紫苓石上兮菖蒲十二節兮幽馨  
續可服而可御兮攬希光而齊齡然吾初旣與女而  
相遇兮羌不忍乎捨女而求他逝女感激而遷化兮  
秉厲操兮匪謫霜雪兮無傷重發榮兮為余華

哀壘鼠

鼠之物小而黠善走伏性且疑據穴延喙若出而多

不果畏烏圓若斑生甚遇輒潛如死以是幸無旣而  
逞逞為膏餌所誤晝謹伏夜肆行不憚窺嗅趨跳竊  
齧鬪暴汙飲食病器簋人拋棄無完衣人憎之一日  
余適有適見有齊童少匹壘而譁其色如有獲問之  
曰噉鼠幸而陷就跂之果有鼠曲其脊突其目拱手  
攢喙有聲齟齬或伏而立乍緣且突有時畢力跳半  
壘而不可逃余怒其甚黠而卒遭旣如是驗之壘有  
膏脂物在底曰噫是餌之也不然胡爾也彼鼠也人  
之伺者機而謀穿而微勞且密鮮有中彼壘何能焉  
顧膏在而鼠蹈爾不然胡爾也彼誠黠而蒙疑而貪



畏而忘其身卒以口腹誤而快人之憎之也至斯哀夫且若是得不有大獲之設大餌而陷大鼠者乎於是作哀壘鼠辭曰

吾哀夫鼠之貪死兮胡厥智之不終始巧走而黠伏兮穴其身而無凶雖猫毒而狸捷兮潜若死而逃噬恣齧汚而以夜兮人莫禁而若嬖卒厥餌之甚腴兮憎墮壘而罔悔壘之幽而若坑兮汝自囚而誰懲搖尖喙而乍拱兮面凸睛而潜駭苦拚緣而還跌兮忽跳抽其不能聲斯斯而甚悲兮邈生路之無憑苟有猫磨牙而方進兮群兒族而拍拍哀茲鼠之溺嗜兮

剪厥慧而自刎初若知此隊擗兮曷不懲而斯觸姑就幸者而為謀兮及抵既而始怛豺狼饒而墮獲兮孔翠號餐其罹爵飛與走之矯且遠兮末駢尸於香餌夫人固靈於物兮宜炳幾而灼理胡人皮而鼠腹兮爭死利而不創紛世路其幾壘兮簇鉤餌之相望前者既陷兮後者躡以同歸今古之一轍滔滔兮其免夫者幾希媚鼎彘而慮飽兮弄弧籥而戢驚延趙鯢而逐肥兮智鬣摧而即薨藥多米而速臬兮卻半公而不保死東陵而誰寃兮金谷奢而身覆民既汨汨而斯溺兮與茲鼠其奚隔物要膺而反殃兮人放慾



而自賊苟厥利或有小大兮若夫忘生則均也顧吾  
人天賦之聖智兮夫豈鼠之倫也遽昧鑿而蒙餌兮  
嗟膏溺而膏然尚余心之旁疚兮詎厥躬之不思已  
焉我往不可詔兮幸來者為余懲前噫

菊圃先生集卷之十一

菊圃先生集卷之十二目錄

策文題二道

翰墨識戲

聰明瑣錄



菊圃先生集卷之十二

策文題

晉山姜櫟子淳甫著

問昌黎集

問昌黎一部書其大體舉經引聖力排佛老有撥衰  
反正之功餘亦宏淹奧行暢達事理殆非後世文人  
所可擬及則其可許之以佐佑六經扶益世道而無  
欠處無錯處否以原道一篇言之程子謂孟子後能  
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有此人而却曰言語有病朱  
子稱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  
而却曰其言不精如何為大見識尋求如何為庶幾



近之而其中病處在甚語不精處在何言道與德為  
虛位楊誠齋曲為註疏而楊龜山則非論之正心誠  
意將以有為王介甫譏之而尹彥明特為發明諸人  
所見之不同何歟五原作於一時而程子獨以原性  
為少作四雜類為一編而或本特以崔山君為別傳  
其義何居伯夷頌先儒亦許以甚好而作論反之者  
誰毛穎傳舉世大笑以為怪而題後義之者何上趙  
憬賈耽諸宰前後書不避苟冒之嫌答張籍李翱諸  
人一二書頗有遂非底意論佛骨何等氣節而畢竟  
被大顛動得恁地斥異端本生家計而忽地把墨翟

對待夫子其學莫無欠執守工夫沒精細見得否禘  
祫之議改葬服之論可謂不悖於禮意復讎之狀錢  
重物輕之奏亦可謂通悉於政律治體歟樊註謂進  
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而公過之者果是真見而孫  
樵之謂公之窮以此者何說張文潛謂送窮文出於  
子雲逐貧賦而文彩過逐貧者亦果為的論而晁無  
咎之系之於續楚辭者抑何意歟或謂公之文宏富  
法相如精粹八道理法劉向字字有法法左氏馬遷  
其言之得失何如世嘗說有唐文章必曰韓柳未知  
公之文比子厚優劣何如公之為文祭子厚曰子之



文章而不用世乃今吾徒掌帝之制蓋推之也而子厚則以帽子譏淮西碑又曰退之左食右粥不如吾仰父俯子何其輕之甚也朱子謂讀鴟冠不如子厚辨之精密公似有不及子厚處而劉觀堂以諫張僕射擊毬較勸睦州服氣書而有人材相去之言然則子厚亦遽不及公矣將何所了決歟歌行近體於公固非上乘而秋懷數首及暮行河堤上等篇高棟謂之頗逮建安和盧雲夫寄示盤谷子詩蘇東坡謂之不減子美此可謂詞垣定論歟陳齊之所謂無盧公豪氣者在何語西清詩話所謂為退之雪冤者在何

事壽陽驛園花兼巷柳之句許彥周賦梅不獨廣平之評其果一一指陳歟大抵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文而自文退之曰學為文章而以至於有得也是所謂第一義去學文字第二義乃去窮道理者故看得不親切語得欠精細往往不免為後生新學所指議況乎近世人士文理滅裂見識茫昧徒事剽竊以覬功名其中一二號為博學者亦不過粗率淺淺無裨世道否則掇拾訓詁箋註以自文飾欺已欺人而已否則詞華靡薄闢奇矜艷而止耳一生捨命尚不能窺退之之外筵則文理之宏淹暢達



者今亦不可得見其何望引聖經排異學而有撥衰  
反正之功也哉諸生皆讀書力文人也亦必有平日  
慨然於此者不知將用何道而可以不變文風一武  
而追韓子而過之直與六經相表裏也其各商度以  
陳無所隱焉

問文王世子篇

問文王世子一篇非專言文王事而世子之禮至文  
王始備故必以文王名篇為後世法者也鷄鳴日中  
及莫之朝色憂在規問膳之節文王以前無此禮歟  
武王帥行不敢有加而一飯亦飯禮似加密生人稟

命定於厥初而夢齡與三事涉不經其故可言歟周  
公之撻伯禽者何罪抗法於伯禽者何法歟學干學  
戈習羽習籥乞言合語間席負牆皆為文王之事而  
語郊斂才上尊旅勸立學釋菜興罷用幣亦皆文王  
之禮歟樂以脩內禮以脩外所脩者何事八則有保  
出則有師所保所師者何道君子曰德指何德也父  
在禮然謂何禮歟周公之踐阼公族之罄匭果與於  
世子之事而內朝之東面北上庶子之不踰父兄亦  
關於世子之禮歟在軍而守公稱出疆而守宮廟族  
燕之禮不免之罰冠取之告獄成之讞此皆君人之



政非世子之所可行而著之於篇中者何意歟賈誼  
保傳之傳凍水教養之言朱夫子明月夜光之戒許  
魯齋野兔市兔之喻其亦出於此篇之餘意歟大抵  
有國之命繫於世子世子之善在於蚤教其所以教  
之之方當以古聖人孝仁禮義之道為則此文王世  
子一篇著以為後世法者也後文王而為世子者豈  
此為法無或踰越則宜其代有令嗣無遜於古而周  
衰以降漢唐以來儲嗣失道禍亂相續其視文王之  
行不啻反矣是果由於不以此篇為法而然耶雖法  
之而不得其本而然耶方今天佑我邦 聖嗣誕降

宗社之所依托臣民之所係望雖在襁褓之中而其  
所以教諭輔翼之道固不可不夙講而蚤具何以則  
將不違於文王世子之法而成就德性如文王歟諸  
生博學必有素講於此篇者其各悉心以陳

翰墨漫戲 在英山時

早朝詩優劣

唐人早朝詩諸評皆右王岑殆成定論而余見則賈  
舍人當為第一蓋賈則就早朝時賦得即事故光景  
真切開口便是起語黯然如畫此後更萬首亦不復  
近結得又渾然朝朝二字却又含蓄不盡諸人則皆



從後追和故句語非不警工而類不免安排強澁終失情境岑則三聯俱犯曉景王則偏紀朝儀便涉官體不但服色為病杜亦欠早朝意象要之俱不可比肩於幼隣噫以諸人一代名宗而唱和之間尚不無主客勞逸之辨况近代諸人專尚次韻其苟且牽強尤當何如也書此以待具眼的論兼以為詩家湯率

和次之戒

子美詩至日一聯

杜子美至日詩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開扇影還不動徐開四字真個尤工點睛手千萬古猶有生氣

射人且接下得上字還字尤見精神又曰無不動徐開在上則下上字還字却尤無上字還字承下則不動徐開却又不神此處細思之令人欲舞

李來初詞辨

人或以來初地驅樂詞近褻為病此不知詩道之言也詩生情情生巧巧生艷其至也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苟以是為病則寧無詩也陶令閑情宋廣平梅花豈其性哉譚元春曰才子雖極方正難犯下筆作豔詞自深於一切蕩子此言可為來初解圍亦可為陶宋二家雪冤



韓文杜詩

退之之文子美之詩譬如鄉黨一篇雖其衣服飲食常文踈節皆可為後世法

詩筆辨

世之論詩者遇其韻致渾朴則曰此不清逸非唐調論筆者見其點波屈變則曰此不勁整非晉體彼豈盡苟好為訾論哉蓋其所見止於唐詩抄選而謹守一律拘於筆陣蘭亭而專局一法殊不知唐人大家全集府庫甚備無物不有已先包陳陸蘇黃在內不止於一段清逸而已淳化十七等帖地步非一無體

不存已先具褚虞顏趙諸家及我東金生韓渙輩在其中不止於一味勁整而已譬如為山或削而為壁嫩而為巒挺特而為高峯絕嶽亦如為水或激而為瀨洄而為灣奔流而為長江巨海隨境異觀倏忽萬變殆不可以名言蓋不如是非造化全功也觀詩與書者亦由是而已顧矣暇而槩之以一端哉病中閱淳化帖偶有此意信筆書之

猗蘭操

古琴操習習谷風一章世傳以為孔子傷蘭作未知真否而辭理簡古幽雅槩之非漢以後人可為者其



尤可貴者命曰蘭也而首尾四十八言無一言及蘭至韓退之則分一篇上截為蘭下截變為薺麥已不免尊題而猶不失有古意下至黃魯直蘇子瞻諸人則其述蘭諸作終不忍一字舍蘭此古今文章之變也

羅僧某輩

世傳新羅時有僧某數輩入伽倻山結夏修業積年不輟名聲甚高諸名寺當水陸無遮等會輒必勤邀專席而舉止悟異呪法頌偈不中常詮羣緇遂迫而駭笑之甚則侮辱而歐之僧某輩大不堪深自媿恨

卒皆棄業而下山為常僧其中一人終不悔曰我道豈為衆生觀哉立復入伽倻屏食卒業十年成佛云今吾輩數人於詩道自謂粗有所得而徒欲力追古人不解時俗一切體段凡其應入文字多齟齬可笑請贖徵挽之家徃徃不滿其意已有聚而議者矣亦有狎而譏之者矣幾何其不至於侮辱而歐之畢竟如僧某輩所遇者耶如是而尚能奮然挺立不自愧悔棄業而終卒伽倻十年之工則誠難矣不知吾輩數人於成佛常僧將何居焉戲書而自笑且示眷慕諸君



永叔鑑畫

永叔鑑畫說曰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古今實有此恨而不獨畫然文章亦有此患作者所用意處人未必鑑解永叔此言盖有慨於心而寓之於畫者也我國崔立之題畫仙之握筆臨紙者曰書以出紛紛知不知吾愛子欲書未書時其亦永叔之意也歟

尹鏐詩

尹鏐者驪湖人也嘗工詩其弟及禍後哀傷感慨作詩寓懷其一聯曰僧留岳寺尋梅約鶴報秋江見月

音梅月僧鶴自是詩家風流閒語何關於烈士悲人而細思之情境悽惻隱見言外可謂得詩人之思者也

才思淹速

胡應麟曰西京雜記稱枚臯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今考漢志臯賦之多為西京冠長卿蕩思一生不滿三十盖遲速之故然臯今無一存者長卿六賦古今以聖歸之云我朝車天輅才速立草累十紙不渴崔立之命思頗淹苦車嘗挾而譏之立之以織錦編茅之喻答之畢竟車名在立之下遠甚集亦淪沒不



傳後之論者以古之枚馬今之車崔為案勿局於一時淹速則庶乎得矣

聰明瑣錄

近歲嶺南多怪風傳不說以人所目擊信而可徵者言之星州士人家畜馬生角角從兩耳生較繭栗特長一角視一角又長漆谷民家婦從脇生子子生而母死慶山縣門東五里許有石萬牛五丁之所不可動者而一夜移在他所去舊所頗別遠云不知此為何怪而必萃於嶺南者抑何兆也或曰馬為牛石移故所人生不由常道皆變易之象也嶺南是諸賢舊

鄉其流風善俗藹然為我東鄒魯而不幸輓近以來習趨漸變怪鬼間生倍義之論易常之行式日斯繁方至於洪水猛獸回視舊日風像不翅如成亥會前事而一人之身亦判有前後兩截者此正是一大變易之際向者數怪其亦為之兆也此言雖似漢儒傳會之論而時氣所移人物之有先感者不可謂無其理也不然魯之鸛鵲榆次之石伊川之被髮野哭其將歸之於適見而偶合者與遂書以藏之以待達變君子時乙巳八月中也凡人物之男女牝牡各已具形於有生之初一具而



不可變若東西南北之一定而不可易也是歲乙巳  
春畿輔之富平民家雌鷄化雄是歲之秋湖西之清  
州土團家牝狗為雄皆經近伏乳為母道者也謂傳  
聞難實則俱因方伯啓知出諸朝紙謂其事可信則  
一朝而變幻陰陽易其已具之形非理之所可究也  
況於半歲之內薦有斯恠若此感而類應者然甚可  
異也京房易傳有稱犬既鷄既余素昧五行象數不  
知其應之謂何而槩之非盛世所宜有也西晉元康  
中女有化為男者其時謂之人疴今此犬既鷄既亦  
其類也歟

宋李文靖公沆嘗曰吾為相無他能唯不改朝廷法  
制用此以報國其言驟聞類似不切而細思之簡要  
誠確真得大臣之體者也我國良役行自國初雖非  
有倣前古而亦不害為時王之制唯其法久而民偽  
政弛而吏濫姦冗滋生上下相蒙其弊至於逸故徵  
役而隣族受苦因循姑息莫可收拾則議者倡為戶  
布口錢結布等說戶布云者分戶為上中下上戶徵  
幾疋中戶徵幾疋下戶徵幾疋隨戶小大而輕重其  
徵口錢云者除婦孺通一國丁口每口徵幾文錢結  
布則田結原賦外除本邑雜役量徵幾布其意蓋欲



施行其中一法以其所徵當良役之入而罷良役也  
記余於乙未冬以堂后官入侍 大造殿其時有以  
此數等新法為言者意在必行而 肅廟慎重不許  
其後柄臣亦有以均役自任者至設廳更張而未及  
成而適罷此則無見行文書未知其規模之如何而  
凡為此等說者非喜名驚功則暗不知治體者也法  
久而弊生自古已然是豈法之罪哉任事而當此時  
者惟當溯其源而拯之弊生於不節則思所以節之  
之道弊生於不明則思所以明之之道由於苛刻則  
寬其號令而已坐於解弛則振其紀綱而已而又其

本則在得其人焉已見不出此而徒從事於其弊之  
末則雖日更一法益東而敝西添左而缺右終未見  
其無弊而一切僥倖之徒乘會雜進務為新奇朝廷  
之上不得一日安靜諸司列邑日疲於功令期會之  
間而老吏巧吏得於其間寅緣操縱濟利於已御害  
於小民而已李文靖之言其實識慮深遠洞見到此  
非出於一時占便宜之意也眉叟許文正公際遇  
肅廟初政其時亦有倡為戶布議者公以 祖宗法  
不可改新法不可行屢白 上不已其亦李文靖之  
意也歟



許相國積得告在忠州一日有客身長九尺相貌異常着蔽陽子佩長劍自膝以下縛以索沒跣直入坐不禮對相國瞪視良久相國色甚沮無端曰國恩罔極未敢如命隨取所把扇並懸墜推與之曰以此謝厚意客無言長嘆而去相國之家侄與坐者心恠之候客去請問之相國曰余少時於山堂遇此客客異人也略言余前程且曰子當有大禍吾必有以告之子其戒之今果至矣其縛膝以下者示世路險也蔽陽子為天日不可長恃也佩劍刀鉅在前也吾禍其迫矣奈國恩未報此身難退何因歔歔久之已而還

朝終及於禍噫人之不知者已矣若相國者知禍之將至而卒亦不免尤可恨矣嗟乎客直異人哉余從兄某親聞於相國之侄其時與坐者為余傳之如是獻納徐挺然孝廟朝人嘗為太僕正時有一宦者憑其賞馬帖子賄下輩圖出駕轎上乘徐覺之重究下輩改給病劣馬宦甚嘯之後於大內供奉時與諸豎私語曰向者余受帖子馬於太僕正其為余為內侍欲親厚之特給上等好馬余獲大利矣佯若密詔於其類而故稍舉聲及上聽上適聞而心惡之題其名於殿壁凡有除擬一切斬點外朝莫知也年



久後大臣之憐徐者以法從臣無端廢棄白之上  
曰此人欲交宦侍擅給御乘非人臣道也大臣駭而  
退追得其實審知其為巧宦所中欲更白未及而徐  
死噫小人之工於逞憾陷人如此人臣之出世立朝  
禍患之來有非智慮所能防者也昔曹利用侍中當  
莊獻明肅之世凡內降恩澤皆執不行有三執而又  
降者不得已行之久之為小人所測其三降不行者  
又固請之太后曰侍中必不行矣請者曰臣已告得  
侍中宅嫺或其親信許之矣太后試又降之曹但以  
三執不能已果黽悅行之於是太后大怒遂有襄陽

之禍小人之用心行術前後如印一跡其可慟也已  
癸甲之際李叔獻為東西調停之論而其實主西自  
慶安令瑤承望訐誣之後士流无不快於叔獻人有  
問於梧里李文忠公曰叔獻似為調停者而士論以  
主西推助咎之其是非如何公良久微哂曰有衆人  
在平地角闕有一人在高處看在高處者當遙語而  
兩止之不止則已矣苟不耐得下去而身自救解則  
不徒不能解卒亦與之爛熳焉已矣公之此言含渾  
不迫而盡出叔獻當日光景真善喻也使叔獻而聞  
者未知將何辭以解也



已亥春許草堂曄為大司成柳眉巖希春為同知館事通讀于明倫堂講大學經一章章句及集註註中有要領二字眉巖曰要字對四肢而言草堂曰要乃裳要之要兩公各主已見終未歸一云詩魏風葛屨章要褭註曰要裳要褭衣領也書辭尚體要九峯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兩公之言俱未嘗無據而其時終不明拈出處為證何也然以體要言則當用眉巖之說而以要領言則草堂得之戊戌萬歲德來代楊經理鎬是歲秀吉死賊勢衰沮陳都督與我李統制舜臣合謀以舟師大勦倭餘倭

破膽遁去萬經理徒餉餒耳及觀萬集序則以掃清海寇為萬功稱道不一蓋萬掠陳李之功以為已有而誣奏天朝得書史策故也

武人金遇秋湖南人也坐事囚王府受刑屢閱歲有一婢自湖南來養獄常號泣乞於市市人感其誠必置粥餘米鹽魚肉曰當遺某婢以故金雖在拘掠中供養甚豐人勸之嫁則曰非不欲也顧有夫則誠奪不專於養主也朝臣亦聞其忠傳相嗟賞畢竟金獄之縱出未必非婢為之助也金既得脫婢即歸湖南曰主家破產久矣亟歸且養女君耳



玄風士人朴某之妻失其姓氏與夫諧洽而無子且夫家孤甚無他子姓可以為繼夫欲置副室妻曰禮庶子止祭考妣不可奉先世祀不如離異改娶之為得夫不忍妻固曰妾雖不欲君宜爾況妾之願乎所以為此者欲使君無得罪於先祖也且曰為吾別作舍止設一門井臼皆置門內可也夫不得已如其言改娶生二子一日感念舊情垂暮潛往叩其門曰我某也妻拒不納曰君命離異不可逆也暮夜無知不可私也慟哭以送之噫勸夫改嫁義也閉門不納烈也如婦人者始可謂女士矣

優而牝巫者必隨巫娛神俗謂之兩種湖南某邑優之所牝者巫少而羨有他優見而悅之欲以計奪之一日着孝子服往要巫曰我某鄉優也父祥在明日敢請娘以娛亡靈巫信之偕夫往優故引入山谷僻處捽其夫縛之巫顧曰老奴性妄喜乾妬每下毒手吾所恨也惟君之縛之也既縛欲刃之巫下馬止之曰彼雖無狀同居久不忍見其死置我隱屏而後下手未晚也遂携優入林中偎依溫撫具態而媚且曰彼老而爾壯彼體陋而爾容儀偉岸今日之事實所願也仍與之解橐出飯而對食交手以相哺又手抽



優佩刀割肉旋以刀尖奏肉先入已口啗旋又奏肉  
向優口優喜甚張口而逆受之巫遂極力進刀樂其  
喉殺之去解夫縛與歸其倉卒之間機變義勇胡然  
而智士胡然而烈俠誰謂巫覡淫妖之賤而有此奇  
行特節也

壬辰夏有鳥鳴于禁苑徹夜其聲異常聞者以為各  
各化道或曰各各環刀未幾有倭變禽鳥得氣之先  
故能先知如此

忠武公李舜臣西厓相所薦也倭創時自井邑縣監  
超拜湖南左水使屢殲賊有功而與厓相不協者囂

然以失軍機為罪至請拿鞠意在累厓相也時議方  
峻人皆縮頸無敢為李辨之者時鄭藥圃琢為相獨  
上劄極言無罪狀得不死後復起為統制收聚餘燼  
衄倭成大功余以為鄭相雖非捄亂之材而當時一  
劄當為露梁之首功也

孝女莫德新溪萌之女時海西久饑金省庵孝元守  
安岳盡心荒政萌携一男一女而就之女即莫德也  
未幾萌得惡疾莫德泣謂其兄曰人言治此病莫良  
於斷指和藥盍試之其兄持刀欲斷而不即決德曰  
疾久則不可救寸膚何惜遂取其刀自割一指試之



病果瘡又未幾萌竟以瘡死德曾有受賞米於官者  
即散募飢民負土而葬之朝夕食必哭奠於川邊淨  
地風雨不廢數月莫德又死官為歛葬旋其墓省庵  
親為文祭之有曰今汝純明獨全天賦民鮮之久余  
嘉汝誠云

石介之死銜介者言介不死八虜至請斲棺歐陽公  
有詩曰誰道闔棺人事定是非猶及土中身李相浚  
慶臨死有憂世言嫉之者文章攻之吳判書祥題挽  
曰不待百年公議定是非何累土中身蓋用歐語而  
反其意也

李龔巖賢輔廢王時以史臣見惡囚繫王固欲殺之  
而忘其名常獨語曰面黑者面黑者云蓋時繫獄人  
多不能盡記之也曾見此說於東人小記中矣及余  
宰英陽時往禮安造龔巖舊居愛日堂瞻拜遺像則  
白面豐輔目朗而唇丹有可以想見其平日字範而  
與廢王所謂面黑者不同豈東人所記失之耶龔巖  
靖國後致位崇列致仕還家閑享得年九十餘當日  
廢王之忘其名者亦天也

金生白月棲雲塔碑初在奉化縣古寺遺墟滌川郡  
守李沆惜其埋沒毀傷運致郡廨隙地闌檻而衛護



之沆因誌其事於石傍朴訥書正德四年八月日也  
後面舊刻題云新羅國石南寺故國師碑銘後記門  
下法孫釋純白末端大書顯德元年歲在甲寅七月  
十五日立字體肖金生壬丁之際唐人久留此地摸  
打累千本時當日寒墨凍故熾炭而摸之碑傷缺多  
以此其後熊天使化之來也未渡江先請白月碑印  
本我朝諸人不知碑在何處更問於天使而知之云  
甚矣東人之不好古也

諸未固城賤人也壬辰乘亂崛起糾旅擊賊所向無  
前與郭再佑并名而名且出其上當其與賊薄戰也

勇氣蠶涌鬚髮上衝如猬賊望而畏之如神云朝  
家特授星州牧使未幾身死功業不大著惜哉至今  
星州先生案有諸未名云

卽今中國語音侵覃鹽咸等韻與真文元寒等韻混  
作一音蕭肴豪及尤韻一字皆作二字音讀歌麻韻  
異讀入聲皆作去聲讀我字如我國吾字音何字如  
我國胡字音讀豈中國舊音然哉自五胡來夷夏之  
雜久矣語音日亂字音亦隨而訛變此文物典章淪  
喪之一也我國人若認為中國舊音而歎於我音之  
不如必欲倣效之則惑矣



孔大司憲瑞麟以清白吏為 中廟朝名臣墓在龍  
仁佛成洞表石前面只書職名及夫人祔旁刻平生  
清苦四字而已此可為近世墓道繁詞溢夸之戒  
呂叅判爾徵鄭監司百昌友壻也丙子兩夫人避亂  
江都一時節死同藁葬亂定開殯視之容體已變不  
可辨為某夫人既不得辨則難於主葬亦難於日後  
合葬不得已兩家同力并葬於楊根至今兩家子孫  
輪回祭之云此所謂無於禮之禮也

高麗仁宗十年御龍舟於大同江以忌月樂懸而不  
作鄭知常奏禮有忌日未聞有忌月若有忌月當有  
輪回祭之云此所謂無於禮之禮也

忌年請作樂制可知常之言出於諛媚容悅而其辨  
忌月之非禮則是

睿宗下教曰 恭靖大王無 廟號此是闕典宜上  
謚遂謚 安宗其後仍稱 恭靖而 安宗之謚竟  
廢云云尹月汀根壽考見 睿廟日記而紀之於漫  
錄如此頃年吳道一以校理白于 肅廟請追謚遂  
上謚 定宗吳固未詳 睿朝時故事有此建請以  
致既上謚而又上謚邦家典禮踈繆至此誠可恨也  
而當時 廟題及公家文字一不載見者亦可異也  
倭國僭有年號久矣而不敢顯書於關通我國文書



中自丙子後遽以為爾國既奉清國年號我之年號亦豈下於清國乎遂肆然書送朝議或以為不可受而崔相鳴吉以為我豈有訕不必與彼較遂受之宣廟朝以前春坊官及大臣稱小人於東宮未知稱臣始自何時也

權陽村近撰神懿王后碑曰后姓韓氏皇祖諱珪仁贈積善毓慶同德贊化翊祚功臣特進輔國崇祿大夫門下左政丞判都評議使司事兼判吏曹事安川府院君皇考諱卿贈忠誠恭謹積德毓慶輔理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臣領門下府事安川府

院君皇妣申氏封三韓國大夫人贈秉義毓德輔祚功臣崇政大夫門下侍郎贊成事同判都評議使事判刑曹事元麗之女以此觀之國初王后父祖外祖并有勲號

我國平時幪頭垂脚帶為公服紗帽團領乃視事常服故在官者公私出入皆不廢常服今則以黑笠白袍為便服大臣以下皆著

觀雪許公厚所記曰平時監司乘獨轎暑日則去帳以日傘隨日遮之寒日則垂四面帳近間三面舉帳不知其為犯僭於御輦云云今則監司皆乘雙轎



守令皆獨轎三面舉帳甚至察訪武夫亦為之使觀  
雪見之又當以為何如或曰監司雙轎自明宣之  
際蓋兩朝最重承旨傳教既經承旨則許乘雙  
轎為監司者無不經承旨故然也  
仁祖朝諸臣力爭追崇之不可上曰諸臣何以  
並生親推恩乎自是遂停生親之贈  
裨官雜記曰武官張同知世豪自燕還遇晦齋江界  
謫行見衣單脫贈狐裘又魚得江為曹武宰潤孫作  
冥鴻亭上標文有重八樞院再聘幽燕云云觀此兩  
事則武臣固曾為燕使不知防廢自何時也

咸興延筆自良工延澤得名若湖南之洪梳朴梳也  
今上辛亥左相李堦以長陵有蛇變請改陵  
自上合議於大臣卿宰徧詢於在外大臣無異辭  
屢遣大臣重臣奉審後定遷陵卜吉於交河邑基  
八月十六日卯時破舊陵始役十九日夜奉出  
兩梓宮大王陵退壙內石函七部遠游冠平天冠  
幾盡腐破珠玉則宛然木奴婢樂器只存形體哀冊  
砂器陶器御押密符標信等物俱宛然符信石匣  
內清水三升許王后陵退壙石函內酒缸二坐清  
水滿盈大王陵內天灰前面橫臺板頭露出而



王后陵則橫臺板頭及外梓宮下隅板並露出橫臺板所見如常而腐朽特甚外梓宮則試以爪甲掐之不入贈帛石函中清水亦斗許銘旌俱宛然而大王銘旌差下移所寫梓宮二字垂下於內梓宮下隅云大王昇遐在己丑去今為八十三年王后昇遐在乙亥去今為九十七年也我國唯安東近處兵燹不及故安東府戶籍自羅麗以下皆在近有一府使毀造還紙古蹟遂盡府人之下好古者私取其中一冊歸藏乃洪武庚午帳籍籍規比今加詳已妻四祖外且載祖妻四祖曾祖妻四祖

外祖四祖云

仁王山或稱弼雲山某時天使所改名也出蘇陽谷集

三陟之三陟浦置僉使平海之越松浦置萬戶孝宗朝議者以為既皆內地無戰船且不如前時倭船之頻到保無他虞宜革之命圖進地形傳曰風景甚好不必革也

完平相公晚年常言晚節最難惟願速死如鄭仁弘自以清名直節聳動一世老而不死神識昏昧為其徒黨所欺終為凶論我以此為誠每恐不即死終為



鄭仁弘云此相公自警警世之至言也  
庚寅年間清人責我以變易朝廷勅使十輩連至詰  
問以爾國公卿與前異者何也蓋自點竄斥後潛以  
我朝斥去舊臣新立局面將圖北伐之意漏通聽語  
故也 上出館所相對之際通事往復嘖言不可勝  
問朝臣莫知為對元原平斗杓即曰我國前日某某  
人皆方為某職此勅使通官之所共目見惟一金自  
點貪奢不法故去年臺啓遠竄此外未知何人不在  
朝乎勅使歷指而言則我亦有對耳勅使語遂塞不  
得生釁而止

趙滄江凍為臨陂守造竹皮席名曰籜團欲贈蔡湖  
洲裕後為草堂具適聞湖洲家草堂易尾歎曰尾家  
不合此物遂不贈湖洲聞之媿歎

鄭東溟斗卿嘗曰佞疏不如直疏直疏不如無疏蓋  
譏世俗非從諛求媚則矯激沽名也

已卯朴弼渭登第其父恭晦大張優戲作樂弼渭妻  
獨有憂色恭晦曰家有樂事汝獨何憂婦曰少小見  
家大人積工十餘年始登第今吾郎未嘗業書而忽  
至此恐非福伊安得不憂未幾換秘封事果發其  
婦慧識過人如此即大司諫金弘福女云



書吏曹德健者居彰義洞有至行與丹從昆弟已上親數十人同室以居埋一小甕於堂下約曰昆弟中有欲交相戒者毋煩言但書小紙納諸甕歲終輒合坐發甕閱視各自勉勵於心即焚其紙不使他人見之終亦不知為某人所書若公家密笥之規蓋不煩言語戒責者慮傷恩不使知為某人書者防蓄嫌此其所以為同居不爭之道而規飭之義亦在其中較勝於公藝之忍字徒區區耳其先墓下亦別厝祭器貯之臨祭極其誠敬至今閭巷慕其行雖無賴者亦不敢斥呼其名必曰德健氏其死在 顯廟中年云

漢陰為領相白沙為左相自少知已也一日沙相語漢相曰吾輩任事久迄可休矣台於大小僚中見可代者否官卑則當力為推挽也漢相故不答直曰某日台必見顧沙相果如期至坐定漢相曰李承旨爾瞻以台入故屏避矣沙相使之入而已揣漢相意熟視漢相曰台眼近眯耶漢相默然瞻即辭去沙相乃曰台何誤耶吾輩異日不遭此人之毒手幸矣及癸丑漢陰被譴卒白沙竄北青不歸皆爾瞻之為也漢相被譴後每歎曰常台知人矣沙相字子常故也丁應泰之搆誣也朝家當遣使辨誣 宣廟意欲領



相去而領相柳西不肯請行李完平以左相行回至遼東聞李爾瞻論厓相歎曰朝廷有直士及昏朝爾瞻主別處大妃之論完平上劄極論謫洪川俄放還驪州鄭守夢曄嘗為公從事亦於辨誣行為書狀者也一日候公語及爾瞻曰使道直士今何如也完平曰當時卿相事慨然而人無為言者獨爾瞻論之故有是言不過指一事而發豈可以此斷其平生也梧里相為都憲也論竄洪天民其子瑞鳳後於梧里喪有挽曰冥途照處為華月平地看來若泰山其母見之曰詩固好但此人於汝有嫌何稱道之乃爾瑞

鳳曰不挽則已苟挽之不可以私而廢公論毋即於于柳夢寅之姊亦能文瑞鳳凡有作必經覽云瑞鳳號鶴谷

退溪先生舊宅在都下西門內庭有老檜長數十丈兵燹後故家喬木蕩然獨此樹得全人皆異之及辛亥春忽摧折其夏仁弘嗾朴汝樑朴乾甲輩醜詆退溪此正斯文之一厄會折檜之變抑其地也歟仁弘之詆毀退溪也太學引義痛斥光海怒儒生甚白沙相有疏曰曹植之門無仁弘則道益尊時以為名言



國朝文治勝而武略遜故將帥無傑特表著者其中  
金宗瑞之開六鎮尹弼商之逐建夷權慄之幸洲李  
舜臣之開山郭再祐之於嶺南洪季男之於湖右差  
疆人耳

權石洲韓壬辰後過景福宮有詩曰繁華無跡有山  
河觸目其如感慨何太液枯荷秋色老禁林寒葉雨  
聲多宮鳥愛啄金盤露野鳥能吟玉樹歌瘦馬獨來  
還獨去不堪斜日照銅駝 宣廟求見輶稿至此詩  
御筆改題以過松都有感蓋景福雖不幸遇灾屬  
辭此事不當如此將詩作松都看然後始無疵至今

以改題刊行于世

仁祖改王後禮延儒臣張旅軒顯光金沙溪長生鄭  
愚伏經世皆顯用而愚伏於 經筵尤善講嘗侍講  
大學序至新安朱熹書諱名而讀之知 經筵李廷  
龜引君前不諱之義請推考愚伏曰孔子固萬世帝  
王之師而朱子繼往開來之功亦萬世帝王之師也  
禮曰詔於天子無北面所此乃尊師之義也雖帝王  
之尊何可向師而呼其名乎李廷龜不知禮意故有  
此言也李愧謝曰經世之言是也

李完平相公與余族高祖承旨公為至交承旨公歿



相公為經紀墓道事親撰行狀請銘於五峯李公好  
閑而入石立之每往來梧里路過承旨墓域外必下  
馬曰賢友之所葬也

我朝貢案濫觴於燕山為弊日甚粟谷欲改未果西  
厓亦欲釐正未及而去國其後完平當昏朝初為領  
相擔當改之作大同法欲先試畿甸次及諸道臺論  
峻起民亦有不悅者完平以去就爭之必行之但以  
朝議紛紜故止於畿甸先行不過數年民以為大便  
孝宗朝潛谷金墳又行於湖西湖西民又大便之至  
立碑頌之閑維重按湖西時欲革之一道士民上章

請勿革乃已兩南則 肅廟初又行之大同前勢家  
豪族寅緣防納外方所費無節民不堪命自大同後  
民始安堵行之至今無弊蓋良法也

國都即高麗漢陽府建南京地也 孝廟為 大妃  
莊烈王后起萬壽殿開基時得前朝南京向背所誌  
始知為南京舊基而向背亦沕合云

賊适入據都城元帥張晚躡至高陽會諸將議或曰  
當進據龍山倉或曰當由壯義門入陣仁王山下或  
曰當汴陽川而上陣於沙坪諸議紛紜不一鄭忠信  
獨主鞍峴之論曰兵法先據北山者勝且賊方席勝



而驕望見我軍弱必輕與戰戰則我保必勝從事金時讓力勸之元帥遂命諸將進陣鞍峴夜深後元帥忽召諸從事謂曰或言鞍峴極誤故纔已傳令退軍矣時讓曰是何言也然則大事去矣元帥始回悟更傳令進軍初諸將督軍方上山退軍傳令來到忠信適在後先取見捲入夾袖中不泄在前諸人問傳令為何則詭答以促進求見則佯若探袖之為而曰暗中失落俄而進軍之令隨至忠信即傳示諸將諸將始信其初言遂上山而陣明日果大捷方錦南之主鞍也無荷潭之力脅則事不可為方元帥之退軍也

無荷潭之極言則事不可為方退軍傳令之來到也無錦南之設詭而秘之則事不可為鞍峴之捷雖由於國家之洪福而論其功則錦南荷潭實為之首荷潭之漏勲殊不可知也錦南鄭忠信君號荷潭金時讓之號也

宣廟辛卯倭國書啓極凶至有犯天朝之語或以為當具由奏知天朝或以為通倭天朝所禁致責可慮且開倭釁不可廷議不決上曰尹斗壽素有計慮可召問尹對以必當奏遂遣使奏聞時天朝已回琉球之奏及浙人許儀後之言而聞知方以我國無奏



為疑本國使適至疑遂解壬辰之救未必非此奏為力也

宣廟朝東陽尉翁主第大廳逼近閭家頗為其所壓見主白于上請前建三間樓以障之上止賜畫簾二浮遮之此東陽子孫之所傳言也

廬東萊協釋褐前為獻陵寢郎與李枝茂課業於齋室一日有一老武人朴震龜者來即廬之戚叔也廬問叔從何來則答曰時氣不佳非久必有兵禍入都城則殺氣滿城國家以江都為保障故往見江都島中殺氣亦滿吾以為國必亡還入都城自水口

門尋一條生氣至南漢則城中全是生氣又有生氣在西門國其不亡矣吾則不及見而死君其記之及丙子都城及江都全陷上從水口門出入保南漢自西門下城一如其所言異哉其人亦有藻鑑閱廬及李枝茂之策稿曰廬先第而李後其後亦果如其言云

癸丑漢陰以首相當求昌庭請欲立異白沙曰大妃在吾輩有死日今為大君死傷勇力止之漢陰彊叅庭請俄而曰負先王罔極之恩我心如焚遂上章請全恩遭削歸楊根憂國涕泣縱飲而卒白沙及



丁巳抗疏極陳不可廢母之義竄北青卒如二公者  
可謂各從其志而終亦不失於義者矣然敘永昌為  
廢母之本當時處義當以漢陰為正

具鳳瑞按湖南時一日月夜步倚庭梧偶得徙倚奇  
桐同翫月之句沉吟未成外句蓋倚奇桐同為連珠  
難於屬對也忽有一女人過前曰何不以點燈登閣  
各成詩對之燈登閣各亦為連珠實的對也具精神  
恍惚入寢房窗外如有人訴冤曰妾即月下屬對人  
也本羅州士族夫亦同鄉士人妾粗解文字一日枕  
上謂夫曰君可對點燈登閣各成詩句否夫不得對

約妾曰上寺得對而後歸夫在寺久同伴恠其新婚  
久離詰之故夫以枕上所約語之隔壁有光州士人  
偷聽之待夜深潛到妾所呼婢告妻曰得對而來尋  
入房勿使舉燭強求歡妾疑而拒之不從則刃妾而  
逸去妾家夜聞壻至而朝見妾死即告官囚妾夫夫  
將冤死而妾讎亦不可報故敢告具曰何以得殺汝  
人耶對曰設白日場揭公月下之句使對則以妾對  
對者必其人也具如其言會光羅多士懸賞求對果  
有以點燈句為對者招坐重賞後猝下嚴究其人即  
服正法其夫得不死噫含冤結氣精魄不散徃徃感



之於人而有所章白焉今古此類之見載於裨官雜記非一不可謂全無此理具之月下得句已是冤氣之所憑感也歟

建州部落諸酋長居近我界者款附我國進獻不絕國家嘉其誠給加資帖以獎之不許來謝奴刺赤亦得嘉善帖拜恩於江界越邊矣其後破忽溫數萬餘騎遂駸駸并吞諸種犯順中朝自稱金國汗為清始祖傳言金國汗出見女人洩於地地穿四尺餘異而交之生九子皆雄丁卯東搶者即其第九子豫王號為攝政九王而庚寅選去錦林君女者也丙子東來

即其第三子洪太始是為崇德胡皇

癸亥後李延陽時白一日往其弟延城家入門不見而歸延城恠之追往候之延陽泣謂曰向時昏朝人第宅僥御窮奢極侈畢竟為吾輩所有今日適見君家女使衣裳僭踰甚吾恐吾家亦終為他人有也延城名時昉

丁卯鵜鵠至臨津監察趙姓人失其名上疏以為鵜鵠者弟胡而此鳥非我國所產禽鳥得氣之先必胡王之弟出來其年清兵果東搶而第九王者為將弟胡之說驗矣至臨津而止者亦止平山之垓也歟



藍浦花草石有梅竹蘭蕨之形作硯為上品坡州馬  
山山城有一巖劈出則片片皆粉竹文天然如畫聞  
慶馬鋪院溪邊雜石多奇形異文

吳學士達濟潘中寄母詩曰孤臣義正心無忤 聖  
主恩深死亦輕最是此生無限慟北堂虛負倚門情  
許草堂曄之墓在南漢霜草里筠獄後禍及泉壤夜  
夜笑聲在墓沈司諫大孚作詩慰之詩曰不肖寧無  
子空山白骨寒精靈休夜笑金盃亦人間墓笑遂止  
關北宣春嶺下有斷碑隱草中申砭為南兵使時印  
來高僅五尺廣二尺許字體如筆陣圖而小太半缺

落其曰皇帝者高句麗王僭稱也又有曰喙部某者  
六七人喙部猶今之大夫云此是高句舊界限宣春  
之驗也

平壤西三十里許有釜山峴卽西下大路也峴之左  
岡有立石人稱為石將軍壬辰前石將軍出血流至  
釜山峴而止未久有倭創至薄據平壤而終不得踰  
釜山峴此血流止峴之驗也人傳秘識云倭起於釜  
山止於釜山上釜指東萊下釜指此峴云

咸陵君李澣七十後力請致仕謂人曰鄭君則嘗曰  
仕宦者年至則可止七十後終懸車不出吾嘗服其



踐言終致仕君則東里鄭判書世規字也  
仁祖欲行號牌法下詢於李相國元翼相國對以不  
可為 上恠問其故對曰號牌固王政但國俗不喜  
新政苟有事變則必先歸咎新政臣恐 聖心不能  
持固而終為所奪故曰不可為也 上變色曰卿何  
輕視予也卒行之及丁卯有北警叛主誣職之類乘  
會騷亂盡解號牌投地曰以此禦賊可也龍洲潛谷  
諸人主姑息啓罷之黃漫浪床為注書時親聞完平  
所對及是歎曰古人比老成於蓍龜吾嘗未曉其義  
今於號牌事見之古人果不誣也

高麗掌令徐甄不仕我朝隱居衿川燔塘里死葬其  
里至今村民名其所居曰德洞指其墓處曰墓洞墓  
尚宛然墓前小碑書曰高麗掌令徐甄之墓姜邯贊  
亦生於衿川奉天里舊墓猶在墓前有小池父老傳  
以為邯贊作舍時所鑿云

史略小註 宣廟朝正堂金晬等所輯成

神德王后祔 廟之論始於 宣廟辛巳得請於  
顯廟丁未年間

甲子播遷時李相元翼扈行在道某邑進御供酒李  
相令中官取盃酌酒先飲諸人相視訝惑俄而洗盃



更酌使之進御諸人始悟其倉卒危疑之際處事審慎詳密皆自以不及也

袁崇煥為關內外諸督寧遠衛之戰女真大敗奴刺亦患死虜畏之如虎不敢復犯以擅殺檳島叛將毛文龍之故宦官誣成罪案終至杖殺惜哉中朝至比文龍於岳飛而目崇煥為秦檜則蒙蔽賢亂甚矣名臣錄中明末諸人如姜曰廣輩無不苟與而崇煥獨漏或曰崇煥之期以五年平遼者失之太輕以此為罪崇煥宜無辭云

黃州定方山城成佛寺有松不知幾百年一幹兩枝

互相交附狀如蚪龍一枝栢葉一枝老松葉禽虫不敢侵近蓋異樹也榦竅流津如油試以小器承之須臾滿器

明川七寶山有自生蘿菥湖南楸子島有自生菰菜海州大清島有自生葱廢四郡亦生葱大清之葱俗傳元順帝以諸王來謫時所種廢郡葱亦必設郡時遺種也

明廟初鄭彥慤以良才驛壁書搆禍衣冠其孫造光海時首倡廢母論毀滅人紀流毒士流可謂惡亦有種



蓮峯李基高有至行高識負一時重名 宣廟丙申  
為清風郡守時倭奴再獬賫畫使李時發以師潰委  
罪守今拿蓮峰及他守並杖之所親貽書嗔之荅曰  
清風郡守被辱云卽投印歸屏居西湖一不迹城市  
後屢除南臺超秩終不出

眉叟許先生小字龍山以生於龍山也

廣津北岸下水中石砌甚壯若平壤大同江之為不  
知何代所剏露梁江中石橋自沙塲西灣橫抵荒山  
下每潦盡水清則可見亦不知何時所設也

魯陵相皇甫仁墓在坡州泉站西官道上其碑大刻

永川皇甫公之墓七字又旁刻公諱仁魯山朝首相  
景泰癸酉靖亂時並二子一孫被禍二十二字又下  
刻正德己卯二月立石八字嗟乎己卯之去癸卯為  
六十七年皇甫氏已絕世彼立碑識墓於七十年之  
後者果何人哉皇甫公字四無 文廟丁卯拜相受

顧命

闡權佐即萬言則其六代祖忠定公為皇甫公  
外曾孫立石刻字出於忠定公以禮曹叅判在

京時立之云皇  
甫公大人名琳

鍾城會寧之間有一崗二大墳傳為徽欽墓自墓置  
北可望地為彼境有古城址謂之五國城南乙害豐  
山兩鎮間一山陡入豆滿特起為臺有古城亦曰五



國城未知孰是

有一士人居青坡雀洞路傍草屋數掩環堵蕭然白首讀易不出隣里不見面不知姓名稱之曰易學隱者嘗夾易往懷德難問於宋尤菴尤菴所荅頗錯隱者反覆叩詰則尤菴設厲色不肯開討隱者作曰世無知易者意公之知故來愚之所疑曰公可析公之差處亦可曰愚而得此麗澤相益之道也類非如世路言議利害之所關何公之亢已設勝而待之遂捲冊起尤菴慙謝而留之隱者不為留揖歸或曰隱者李姓名弘業云

林慶業之逃於金郊也變着僧服誘麻浦船人發船至大洋發劒脅船人直入登州託於登州守馬登不知登已陰降於清也登執送于清清人囚之檻車出送我國使之處置竟被誅

歐陽讀書法曰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書傳二萬五千七百字詩傳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雖稍鈍減半



亦九年可畢先輩立課用力於學文如此今人之終  
歲悠泛不讀一字者其將謂之何哉

高麗文宗十六年三月命國子司業黃抗之考試國  
學署科甚濫時議紛然乃命中書舍人鄭惟產覆試  
惟產請行封繡之法貢闈封繡自此始

麗朝獻肅之際叅知政事朴寅亮以文詞雅麗名遠  
嘗欲過鴨綠為界寅亮修表有曰普天之下既莫非  
王土王臣尺地之餘何必曰我疆我理又曰歸汝陽  
之舊田撫綏獎邑回長沙之拙袖抃舞昌辰遼主覽  
之寢其議

太學養賢庫初於麗朝睿宗十四年己亥

高麗毅宗四年宴侍臣諫議王軾見宦者內殿崇班  
鄭誠帶犀指臺肩曰此而不彈臺臣可謂無目御史  
雜端李綽升憤然曰君安知不彈耶即令臺吏取其  
帶王不悅罷宴蓋前朝宦寺衣冠不敢與朝士同而  
誠僭為之故也今則閹豎緋紫金犀爛然與外朝相  
混無所等別聖世儀章反不如前朝雜夷之治殊可  
恨也且以誠之橫恣而不敢誰何於區區臺吏終至  
斂手與帶其時臺憲風采亦可想也

毅宗時郎中鄭叙輕薄有才交結大寧侯坐貶將行



王慰之曰行當召還叙既流召命久不至乃撫琴作  
歌詞極悽惋後人名其曲曰鄭瓜亭以叙自號瓜亭  
也

崔忠獻作茅亭於男山里第李奎報作記以媚之後  
又贊詩於忠獻求職得授右正言知製造名檢掃地  
文華之不足貴如此其視韓惟漢何如也惟漢京都  
人當神宗  
時見忠獻擅政曰難將至矣携妻子隱  
於智異山不與人交有徵不就以終身

忠烈王元年太史局言東方木位色當尚青而白者  
金色國人多楊以白紵之衣木制於金之象也請禁  
之王從之我國俗白衣自前朝已然而前後屢禁而

終不得禁習俗之難變如此

忠烈王時定朝官章服宰樞以上玉帶六品以上犀  
帶七品以下黑帶我朝則御服用玉帶崇政以上犀  
帶嘉善以上金帶而嘉善階則別用鶴頂帶通政以  
下至六品官銀帶七品以下烏角帶且前朝公服元

壇卿以上丹衫都航卿以上緋衫小主簿以上紫衫中  
光宗十一年所定我朝則通政以上至大臣皆粉紅  
袍通訓以下  
皆深紅袍

麗光宗九年始設科以詩賦頌及時務策取進士無  
取明經醫卜等業從龔罷異之議也冀屢知貢舉獎勸  
後學而專尚浮華時議短之



麗太祖十八年乙未新羅降有一王子諫曰當與忠臣義士以死自守豈宜以千年社稷一朝與人羅王不聽終降之王子哭泣辭王徑入皆骨山倚巖為屋麻衣草食以終其身其義烈當與北地王同傳而史失名不傳東方文獻之鹵莽如此

麗睿宗徵處士李資玄資玄上表辭有曰以鳥養鳥庶無鍾鼓之憂觀魚知魚俾遂江湖之性

三角山重興洞口有閔漬巖泉石絕勝前朝人閔漬居之故名余嘗屢遊其處撫跡興想以為其人必有高世幽邁之行及見麗史漬官至政丞封驪興君稍

有文藻而多俗習心術不正諂事內人且黨於權漢功圖廢忠肅王而立瀋王曷至倡呈書之議執義尹宣佐以狗彘不如唾之其人無足言者蓋巖非曰人而著人顧幸而托巖而傳名爾

衿川三賢書院姜邯贊首享余嘗以為邯贊誠勝國偉人而士林俎豆則容過之及見麗史則顯宗時請修社稷壇議定儀注致仕居城南別墅著樂道郊居集又著求善集其所存可想也豈特其功績之傑然已哉史氏曰公少好學及長清儉不營產業正色立朝臨大事決大策屹然為邦家柱石歲豐民安中外



晏然人以為邯鄲之功嗚呼賢哉斯可以俎豆矣年  
八十四卒謚仁憲官至檢校太師門下侍中天水郡  
開國侯

崔碩忠烈王時人嘗為昇平府使昇平俗每當邑宰  
還必贈以八馬惟所擇及碩還邑人以故事獻馬請  
擇碩笑曰馬能至京足矣何擇為至家以馬還之吏  
不受碩曰吾在汝州吾有牝馬乳駒吾歸帶以歸是  
吾貪也今汝不聽還馬豈非闕吾之貪而以吾為貌  
耶卒並其駒還之自是其俗遂革州人立石號八馬

碑昇平今順  
天舊號

壬辰灣上行在時申判書點以嘉善為兵曹叅議  
時資高者甚多或以資憲除叅判嘉善除叅議云  
忠烈王時賜按廉閔萱等帶紅時人語曰如今邑宰  
紆朱紱盡是生靈血染成誠哀慟之語也萱苟容自  
眩以媚王人謂內按廉

安文成自號晦軒以晚年常掛晦庵真寓慕故也  
恭愍時召僧普虛入內問法普虛曰為君之道在修  
明教化不必信佛若不能理國雖致勤於佛有何功  
德又曰君王去邪用正則為國不難其言嚴正簡明  
無以易之豈當時君子遭時昏亂晦跡於沙門者耶



不然緇髡異流之中豈有此法言也如牧隱自居以  
一世名儒而其上恭愍疏名曰抑異端而一則曰佛  
大聖人也一則曰佛至聖至公又有曰聽政之餘注  
目方等留心頓法固無不可若此者非抑也揚也非  
諷也勸也得不得為普虛所笑乎普虛號太古云○更  
考東史普虛後改名普愚寓廣州迷元莊白王陞迷  
元為縣置監務主號令廣占田園牧馬滿野受王及  
公主施幣如丘山蓋外自矯飾以沽名而內實貪恣  
以濟私緇徒之尤黠者也

辛旽僧名遍照本靈山縣王川寺奴也幼為僧不見

齒於其類恭愍王夢人拔劒刺已有僧救之得免明  
日照適見貌肖王大異之尊為師傅賜號清閑居士  
甚見寵禮李承慶見之曰亂國家者必此髡也鄭世  
雲以為妖僧欲殺之王密令避之承慶世雲死長髮  
為頭陀復謁王始入內用事封為真平侯守正履順  
論道變理保世功臣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領都僉議  
使事驚城府院君始稱辛旽初王請旽屈行救世旽  
陽不肯以堅王意且曰嘗聞國王大臣多信讒王乃  
手寫盟辭曰師救我我救師死生以之無惑人言佛  
天證明



文益漸奉使如元得木綿種歸屬其舅鄭天益種之初不曉培養之法盡槁死止餘一莖比三年遂大蕃行其取子車縑絲車天益所創也益漸稠昌時為左司議

新羅王儒理時置官制十七品伊伐飡伊尺飡迎飡波珍飡大阿飡阿飡一吉飡沙飡級伐飡大奈麻奈大舍舍知吉士大烏小烏造位

高句麗故國川王男武薨后于氏秘喪夜往王弟發岐家曰王無後子宜嗣之發岐不從責曰婦人夜行禮乎于氏慚往次第迎優家與歸立之于氏為后

百濟改官制置內臣佐平內頭佐平內法佐平衛士佐平朝廷佐平兵官佐平並一品達率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奈率六品將德七品施德八品固德九品季德十品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

新羅儒理王時印觀賣綿於市署調以穀買之而還忽有鳶攬絲隋於印觀家印觀還于署調調以天與觀却不受觀乃還其本穀調以交易已久拒之并棄於市市官聞于王爵二人

童蒙先習軍資正朴世茂所著吏曹叅判素立之父



也始以翰苑進為金安老所中坎珂以終自號逍遙堂

鄭之升號叢桂堂即東溟之祖而北窓之侄也居龍潭卧龍巖常騎龜而行休則置龜巖間雲蓋其背奴輒跡而得之家後有祭天臺常設醮步星云

正德癸酉安南國使臣阮莊等來朝題詩于玉河館門扉曰鳳凰異衆鳥五彩耀毛衣噦噦翔千仞常懷覽德輝偶來集金闕顧眄生淒悲况復秋霜肅百卉日俱腓梧桐陰已薄琅玕實亦稀簫韶又不奏嘆息將何依振翮凌雲去更傍南天飛其興寄悠婉不迫

而徘徊感慨之意自見於言外深得風人之遺義豈可以蠻陋而少之哉蓋其時上國儀觀典物不能有以悅服遠人故其言如此君子不能無愧焉



菊圃先生集卷之十二



